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时 代

S H I D A I

【苏】尼·伊·布哈林 著
赵永穆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时 代

S H I D A I

【苏】尼·伊·布哈林 著

赵永穆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 / (苏)布哈林著;赵永穆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229-10207-4

I. ①时… II. ①布…②赵… III. 自传体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987 号

时代

SHIDAI

[苏]尼·伊·布哈林 著 赵永穆 译

责任编辑:王晓静

责任校对:胡琳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吴庆渝 刘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3 字数:335千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207-4

定价:4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布哈林文集》出版说明

布哈林是苏联的重要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曾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后被含冤处死,1988年获平反。《布哈林文集》共收录了4本著作。列宁批注本《过渡时期经济学》,本书首次把布哈林原著全文与列宁对该书的批注合并在一起出书,从而清楚地展示了列宁和布哈林的完整思想,尤其是对研究列宁的思想有重要价值。其他三部著作是布哈林1937年含冤入狱后,在监狱的一年时间里凭记忆写作的,是苏联解体后发现的狱中手稿。这三部著作是:(1)《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布哈林从1920年初就开始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本书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和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2)《辩证法概论》,布哈林吸取了列宁的批评意见,对一系列哲学问题做了新的深入的阐述,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苏联时期的哲学思想有重要价值;(3)《时代》,一部自传性的小说,以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20世纪前后革命前俄国的真实图景。这四部著作是研究布哈林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关于时代

(摘自 Б. 弗列津斯基的《来自无底深渊的声音》)

1937 年 11 月 12 日,在狱中,在结束《辩证法概论》的创作之后过了几天,布哈林开始动手撰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时代》。

这本书不曾写完。只讲到莫斯科中学的低年级为止,再往下应当讲在莫斯科中学生的社会民主同盟中开始工作,然后是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布哈林在狱中开始写第二本大部头著作时,当然很清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讲述童年时代时,描写细节的分寸使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并不打算写一部供消遣浏览的个人经历的回忆录。这本书无疑只打算讲述童年和少年时代,充其量也只是讲到参加革命为止。这样的打算自然不会具有政治遗嘱的性质(《辩证法概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留给后世的哲学思考的总结)。但是这并不是说,讲述童年轻仅是作为紧张的大型文学创作的一种切实需要而产生的,指望这样来摆脱囚室让人发狂的噩梦,以获得哪怕是短暂的心灵的平静。对遥远的、即使是并不温馨宁静的童年的回忆当然是医治心灵创痛的良药。但这是下意识的情形,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他不可能不表现出一名政治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特点)在动手写这部小说时,仿佛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项更为广泛的任务: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帝国辽阔而色彩纷呈的背景上描绘童年的画卷。因此,他的笔触超出了一种忘却现在和保存过去的手段的范围,而具备了某种历史的和政论的气概。

也许在这里应当回想一下另一位著名的革命家,无疑具有同样的文学禀赋的人在距此八年前,即1929年9月14日写下的一段文字。他当时已流亡在外,但还不曾尝遍政治失败的全部苦楚。在预告将就昔日的岁月写一部庞大的著作时,他说:“我不得不在流亡中写下这些文字,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流亡了,而我最亲密的友人现在正被置于他们曾最积极地参与创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和监狱之中。他们之中有些人动摇了,退缩了,向对手低头的了。有人是因为道德沦丧,另一些人是因为在扑朔迷离的局面中缺乏主见,还有人是屈服于物质惩罚的压力。我已经两度经历过这种大规模的背离旗帜:一次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之后,另一次在世界大战初期。所以我非常明白,从切身的经历中明白,什么叫历史的涨潮和落潮。涨潮和落潮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单凭急躁是不能加速它们的交替的。我已经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去考察历史的前景了。认识正在发生的过程的规律性,并在这种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所在,同时也是一个不把自己的任务溶化在眼前利害之中的人所能得到的个人最高的满足。”

写下这些豪迈文字时的列夫·托洛茨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回忆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安慰,也不是忘却命运之残酷的手段,而是斗争的一种行动。他的生命还要延续若干年,不消说,是充满了威胁和提心吊胆的岁月(只是在11年之后,斯大林血腥的魔爪才追上了他),但是在整个被放逐期间他都努力使自己既不成为对手的囚徒,也不是历史的走卒。到1937年底时,托洛茨基的战友在苏联仍旧活在人间的已经寥寥无几了,他的孩子和亲属也被残酷地消灭了。我们不必去推测,假如斯大林将自己的头号对手留在俄国,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会安排什么样的审判、会有什么样的供词……托洛茨基的回忆录是用几章对童年的叙述开始的。在他尔后充满了狂风骤雨、惊涛骇浪,而且是他积极闯荡过来的几十年的背景下,童年对他似乎是遥远而陌生的了,但托洛茨基却断然宣称:“美化童年肇端于特权阶层的旧文学。在托先人的荫庇而富足和有教养的家庭中,在爱抚和优游中度过的丰

衣足食、悠闲而明快的童年，就像在生命之旅的起点上阳光明媚的一片林间空地似的保留在记忆里。文学中的显赫人物或是替显赫人物唱赞歌的庶民百姓都把对童年的这种纯属贵族老爷的评价奉为经典。而绝大多数人，因为他们都要回首往事，却与此相反，看到的是阴暗、饥饿、依附于人的童年。生活总是打击弱者，可是有什么人比孩子更软弱呢？”他又继续他的讲述：“我的童年不是啼饥号寒的童年……我们过得并不难，可是也并不富裕，也没有多少生活的爱抚。我的童年在我的记忆里，既不像极少数人的童年那样，是一片阳光灿烂的林间空地；也不像许多人，不像大多数人的童年那样，是充满了饥饿、粗暴和屈辱的阴暗洞穴。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在乡间、在偏僻的角落里度过的，那里有辽阔无边的大自然，而习俗、观念、趣味却贫乏而狭隘。”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少年时代客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小康之家、杰出的才智、强烈的求知欲、很早就开始的革命工作的经验，然而布哈林的童年世界像他在《时代》一书中展示的那样，是活生生的、色彩斑斓的大自然的世界——青草、鲜花、树木、飞禽、昆虫、走兽——这个世界和《我的生平》中记录下来的压抑、不自在的童年世界是很不相同的。所有谈到过布哈林的为人的人都指出在他身上保留着童稚的特点。我们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安娜·维德琳娜：“我们这个组织的灵魂无疑是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布哈林受到普遍的喜爱，他用自己永不枯竭的蓬勃朝气、精神焕发和对事业的信心感染着我们大家。”

伊里亚·爱伦堡：“布哈林快活而热闹。他一来到我们家，他的笑声就震得窗玻璃咣当咣当地响。”

列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性格里有一股孩子气。”

安·米·拉林娜：“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性格来说是非常孩子气的，仿佛他不能告别童年似的。”

托洛茨基在讲述自己的童年时说：“在开始构思我的回忆录时，我不止一次地觉得我在叙述的似乎不是我的童年，而是我很久以前在遥

远的异乡的一次旅行。”而布哈林则从来不曾脱离过对童年的回忆。安·米·拉林娜指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讲述的童年经历中，不是全部，但有许多无疑是我原先从他的谈话中就已经知道了的。”

1927年，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俄罗斯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研究所着手准备出一本苏联知名人士的自传集，有好几百人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布哈林是用了自传的一半篇幅讲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唯一的人。对于这类图书而言，这样的叙述是令人诧异的：“我们起劲地收集各种甲虫和飞蛾，经常养鸟。我也酷爱绘画。同时，逐渐形成了对宗教的嘲弄态度。我大约五岁的时候，父亲被任命为比萨拉比亚省的税务稽查员。我们在那里住了四年左右。从精神生活方面来说，这段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最贫乏的时期。没有书看，当地虽然有它的迷人之处，但总的气氛却是一座外省的边陲小镇。我和弟弟简直没有受到什么正规教育，而‘成了野孩子’。我们在园子里，在田野里长大，知道园子里毒蜘蛛的每一个洞穴，经常养育鬼脸天蛾和捕捉黄鼠等等。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得到一本德夫里安^①的《欧洲和中亚地区蛾类图谱》和他的其他同类著作。后来我们搬回了莫斯科，父亲有将近两年没有工作。我经常捡一些瓶子和骨头去卖两三个戈比，把旧报纸拿到小货摊上换几个零钱。这时我上了市立小学二年级。还应该说的是，我父亲是一个生活上很没有条理的人，但他对俄国文学却有渊博的知识，在外国作家中，他推崇海涅。那时候我简直是什么书都读。我能整页整页地背诵海涅的诗篇，记得科济马·普鲁特科夫^②的全部格言。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读遍了经典作家的作品。作为一个笑话，我可以说在这个年龄我就几乎读完了莫里哀的全部作品，还有科尔什^③的《古代文学史》。这种杂乱无章的阅读（‘拿到什么读什么’）往往造成一些难以置信的结果……同时，我还经常同一些所谓

① 阿·费·德夫里安(1842—?)——俄国出版家，出版农业、地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及儿童读物。1917年移居柏林。

② 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俄国诗人A. K. 托尔斯泰和热姆丘日尼科夫兄弟合署的笔名。

③ 费·叶·科尔什(1843—1915)——俄国语文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野孩子’交往,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懊悔。‘打拐子’、击木游戏、打架等等是这种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也许再稍晚一些,我经历了第一次所谓‘精神危机’而同宗教彻底决裂了。不过在表面上它用了一种相当调皮的形式:我同一些对圣物十分崇敬的孩子打了赌,于是口含着‘圣体’,把它从教堂里带了出来,而且神气活现地吐在桌子上。这里也闹出过笑话。有一次我偶然读到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①著名的《关于反基督者的讲座》,于是我怀疑我会不会是一个反基督者。由于我从《启示录》里得知(顺便说一句,我因为读《启示录》而受到学校牧师的严厉警告),反基督者的母亲应当是一名荡妇,于是我就去问我的母亲——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纯朴、贞洁、热爱劳动、对孩子疼爱至极又非常善良的人——她是不是一个荡妇。这当然令她十分难堪,因为她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我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请读者原谅我引用了这样冗长的一段文字,我是想说,在读布哈林的《时代》时,还会一再见到这个故事。

《时代》一书表明,布哈林对生活的种种细节——颜色、声音、气味、人物和语言,很久以前对事物感知的一些详情,对一些玩笑和游戏都有不同凡响的作家的记忆力。同时,这本书还展示了一个顽皮孩子对人及其行为、对个人的和社会的不公的看法,这些都像一张张照片,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把童年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而不是一部回忆录的想法是正确的:布哈林可以自由地描写主人公的感情和体验,讲述他同亲属和友人的关系,他可以不受一个回忆录作者所必须遵循的那些礼仪的约束。他是用真挚的忏悔心情来写这本书的。

总之,《时代》是一本严格的自传体作品。它的主人公科里亚·彼得罗夫无论外部特征,还是内心世界,都是作者精细入微、非常准确的复制品,他就是科里亚·布哈林。对主人公的亲属和接近的人们也描

^① 弗·亚·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宗教哲学家,鼓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神权政治,对俄国唯心主义和象征主义都有很大影响。

写得同样准确。科里亚·彼得罗夫的父亲叫伊万·安东诺维奇,他几个叔叔的名字也保留下来了(只改动了他们的父名,他们的父名本应是加夫里洛维奇),母亲的名字和父名都保留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兄弟也沿用了他们的真名。小说中描写的亚勃洛奇金一家就是卢金一家。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母亲柳鲍芙·伊万诺夫娜的姐姐;而米沙·亚勃洛奇金则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哥哥、后来的科学院院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卢金(1885—1940),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有法国大革命史方面的几部著作。亚勃洛奇金一家的长女玛尼娅是纳捷日达·米哈伊洛夫娜·卢金娜,后来是尼·伊·布哈林的第一位妻子(他们在革命前结婚,20世纪20年代初婚姻破裂。纳·米·卢金娜身患重病,最后几年卧床不起,直到1937年被捕为止,她一直同布哈林一家住在一起)。

安·米·拉林娜证实说:“对尼·伊·布哈林的父亲伊万·加夫里洛维奇的描写精彩极了。他还像年轻时那样,喜欢朗读契诃夫和海涅的作品,他朗读起来确实像一名演员。不过到年老时,他的听众已经为数不多了,于是他老缠着我们:‘坐下来吧,听我给你们念一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父亲一贯善良而正直地主持公道,可是也一贯粗心大意,凌乱无章,所以我们老是说他:‘出去买灌肠,却买回一只金丝雀来。’”布哈林不仅描写了他父亲的外貌和举止,而且也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一个有天赋而又正直,却无力改变根深蒂固的制度的人的委屈和无奈。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中写比萨拉比亚的那些章节给人的印象分外深刻,读者可以活生生地感受到人性和正直在工作中被官僚习气所隔绝了,而且被认为是精神病的表现。不消说,与众不同的见解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弟弟安德留沙不幸逝世的描写令人惆怅不已。安·米·拉林娜记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向她讲述七岁的小弟弟去世时,对这次死亡感到特别痛苦,因为他老觉得是自己的淘气导致了弟弟的死亡,虽然他父亲始终斩钉截铁地否认他有什么过失。安娜·拉林娜写道:“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调查正在进行,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还

住在家里时,他非常惋惜当初安德留沙死去之后,他曾经想用一条毛巾自缢而死,却不料拉断了毛巾而掉了下来。我在回忆录里忘了讲这件事。”

1936年,莫斯科出版了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在这本书里,讲述臆造的主人公的章节同作者回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回忆他参加革命活动,流亡国外及巴黎,回忆他的友人们——画家和诗人的章节交替出现。这就是伊里亚·爱伦堡的《供成年人阅读》一书。布哈林1936年4月在巴黎时,曾看过它的手稿。应当认为,他很愿意读一读《供成年人阅读》,不仅是因为其中介绍了莫斯科第一男子中学(布哈林和爱伦堡都曾在这所中学就读,爱伦堡比布哈林低两班),讲述了他们一起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的情况(顺便说一句,编辑曾经坚持要求爱伦堡从这段文字中删去布哈林和索科利尼科夫的名字,但爱伦堡顶住了他们的压力)。描写20世纪初年的莫斯科的那些文字大约也给布哈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伦堡行文的质朴简练和布哈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笔墨比起来略占上风。但关于这所中学爱伦堡写得干巴巴的,像是一本记录簿,而布哈林写得远比他生动、详细、内容丰富。这倒并不是由于他们两人的文风不同。爱伦堡并不特别喜欢这所学校,他是一个勉强及格的学生,不是因为天资较差,而是因为他觉得课程和学业单调而枯燥乏味;他的全部兴趣都在课外——他贪婪地阅读一些禁书,同女生们消磨时光,1905年时在库德利诺广场上筑街垒。所以,他在回忆中学时光,兴致勃勃地讲述设在更衣室里的中学生俱乐部,却不谈课业和教师(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谈中学生活的一章中仍然保留着这一段)。布哈林则是优等生,学业对于他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在学校里,他的兴趣极为广泛:无论是各门课程本身,还是教学方法,还有主张教育改革的人同学校的保守分子之间的争论,教师——他们的业务水平、可笑的习惯、他们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等等,都是他关注的对象。我曾经在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里仔细研究过莫斯科第一男子中学的档案。档案的数量不少,有课堂日志、教师会议记录、行政部门同学区的来往信函

(特别有意思的是 1905 年的来往信函),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分得很零散(据说没有保存下来的全被老鼠咬坏了)。布哈林自然不会知道,1905 年的教师会议上老师们说了些什么话,他们对各种事件有什么议论和评价。但他从小就注意观察,目光敏锐而又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在 30 年后(而且是在多么恶劣的条件下!),他依然能够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准确性复述老师们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和他们的道德观念,而这些都写得绘声绘色、生动活泼,包含着拉丁中学和德语中学的精辟入微的花哨和俏皮。中学校长是闻名一时的约瑟夫·奥斯瓦尔多维奇·戈布查,他在建校 100 周年(1903 年)时出版过一本极详尽的校史,本人顺顺当当地活到 1927 年,后来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布哈林把他写得活灵活现:“他身材高大,体格粗壮,一对凸出的眼睛,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病,面色赤红,脸上布满了青色的斑点和细小的血管,一个蒜头鼻子,嘴唇红得出奇。他就像一只正在展示自己全部美貌的雄火鸡。他说话带着一种十分可笑的腔调,而且眼珠滴溜溜地打转,学生们一见到他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为了强调《时代》并不单纯是一部自传,而是一部长篇小说,布哈林在书里增添了政论性的章节(第十二章广泛地描写了 20 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艺术生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第十八章则插进了一篇谈尼古拉·罗曼诺夫同威廉·霍亨索伦见面的历史故事)。这些章节仿佛提高了讲述的层次,扩大了叙述的范围。

小说写得很快,而且干净整洁。

1938 年 1 月 15 日,布哈林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将会转交给她的手稿中(这是他同侦查机关达成交易的条件之一),“有这部长篇小说的头七章”。

看来,他认为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写下去了(第七章是手稿中唯一在末尾处写了“完”字的一章)。布哈林在第七章中讲完在别利齐的生活之后,用一些同他当时的处境有直接关系的话语结束了这一章。这似乎是这本小说中唯一讲到它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的真实情况的地方:“不过,世间的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中间状态的痛苦也有结束的

时候——心灵的最后一滴泪水被悄悄地咽下，危机已经过去，转化成某个新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刚一出现就注定要在时代永无休止的更替中消失……”可是，对布哈林的审讯直到3月2日才开始，所以他又活了整整两个月，其间他又写了15章（第二十二章不曾写完）。

布哈林听从了命运的安排，在他致杀害自己的刽子手们的最后几封信里，他只是请求给他一杯毒药。他明白，他在法庭上扮演完要求他扮演的角色之前，刽子手们是不会让他死去的，所以他请求在判决宣布之后服毒：“我衷心地恳求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给我一些吗啡，让我长眠不醒）。这一点对我来说极端重要，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恳求给予这种宽大待遇。其实，这样做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不妥，谁也不会知道。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最后几秒钟。”这是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的。而在审讯过程中给侦查员的信里也是这样说的：“我不会垂头丧气。可是请您别忘了那杯药。您答应过我的，所以我非常希望您不会欺骗我：欺骗我对您没有一点好处。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很重要的。我对这种结局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而审讯中的不断升温使我更能够疲倦而平静地看待猝然中断生命的这种结局。我信任您，相信您会实现我的这项请求，我请您不要给我带来不必要的巨大懊恼，也不要使我为自己坚定而深刻的信任而感到失望。”

可是他仍然受了欺骗。

在法庭上，布哈林接受了总的指控，但是机智而又坚定地否认了全部具体的指控。

1938年3月14日深夜，他被枪决了。

Б. 弗列津斯基

1937 年 11 月 12 日动笔



科里亚·彼得罗夫 19 世纪 80 年代末出生于莫斯科。他出生在金帐大街上，也就是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在河南岸区亚历山大一玛丽亚商人协会的一处房屋里。院门口漆黑的牌子上用金色字母写的名称是“学校”。金帐大街是一条安静、稳重、气度不凡的大街。两边是莫斯科河南岸区商人的别墅，有平房，也有两层楼房，窗户都擦得锃亮，有时简直就像一面面镜子似的闪闪发光。院子里都有马厩，养着驾车的高头大马。车夫都身材魁梧，对那些肤色红润、睡眠惺忪、体格健壮的商家女眷极有诱惑力，也深得她们的垂青。老远就能看见面包房橱窗里摆着烤得焦黄的、闪亮的大面包圈，引诱着衣冠楚楚的人们去买面包圈、带折角的小圆面包，或是表面撒满潮乎乎的砂糖粒的扁面包。许多金色屋顶的教堂仿佛是永世不移地在整个街区里扎下了根，有女受难圣徒叶卡捷琳娜教堂、新主宰格奥尔基教堂、母神教堂、圣母升天教堂，还有卢日尼基的圣三一教堂。每天早晚两次，从教堂的钟楼上传出厚重悦耳的钟声，于是颤动的声浪就飘荡在城市的上空，逐渐消逝在远方……穷人们——手工工匠、鞋匠、木匠、仆从、打扫庭院的杂役——栖身的地方要么是后院深处偏僻地点的厢房，要么是在路边的地下室，它那溅满泥浆、朦朦胧胧的窗户直对着人行道。不过，当红艳的朝霞给教堂的圆顶抹上一层金光，而寒冬清晨的薄雾逐渐散去的时候，那些乘着雪橇在咯吱作响的积雪上飞奔急驰的大老板们倒也并不觉得这一个个黑窟窿碍眼。

这条街是安静的，没有穿梭来往的车马，没有市井的喧闹，也没有寻衅斗殴。冬天用它刺骨的寒气把一切都封冻起来，街上就覆盖了一层被踩实了的积雪，街道两旁的矮石墩边是佩戴着铜号牌的杂役扫起来的一堆堆积雪。街角上噼噼啪啪地烧着几堆篝火，马车夫们戴着又大又沉的连指手套，神气活现地在火堆旁走来走去。他们在火堆旁烤火，两手交替着拍打身体，蹦跶着脚，使穿着毡靴的、冻僵了的脚缓过劲来。偶尔会有一个警察走到火堆旁。他头上裹着一顶围巾帽，胡子上结着冰柱，腮边蒙着一层寒霜。商户人家的大走马，打着喷鼻的乌锥，或是身上带黑斑点的骏马嘶叫着急驰而过，于是眼前闪过腾空的马腿、毛皮的车毯、车夫健壮的背影和脑满肠肥的商人的臃肿身躯。烟囱里的烟笔直地冲向蓝天，仿佛所有的房屋都在吐出缭绕多姿的烟柱，然后在清澈寒冷的空气里逐渐融化而熄灭了。夏天的情景要热闹而欢快一些。大门边聚集着一群孩子、家奴、仆役、工匠，他们嗑着葵瓜子，说说笑笑，相互斗嘴或是取笑，把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天黑以后，一对对情侣紧紧地偎依在僻静的门洞里，或是避人处的长椅上。偶尔会跑出一个头发蓬乱、衣不蔽体的醉汉，身后跟着一群想制服他的人，吵吵闹闹地嚷得一条街都能听见。男孩子们在街上放风筝和“光板”，像猴子一样轻捷地爬上房顶去撵鸽子，就是那种带花斑的纯种筋斗鸽。街头小贩用满是油腻的粗带子在肚皮上挂一个货盘，沿街叫卖还有点温热的、用梨做的格瓦斯、馅饼、冰糕、葵瓜子。小贩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他们垂涎欲滴，翻来覆去地数着手里的几个铜板。街上还有聚赌的，玩“接龙”或者“抓大头”，于是狂热赌徒的争吵声、呼喊声、尖叫声就撕破了商人居住区昏昏欲睡的宁静。间或有背着手摇风琴的江湖艺人来到这里，于是街上就响起了这种蹩脚乐器沉闷的声音。而谢尔普霍夫街、皮匠街、村妇区那些地方则是另一种景象了：那里是肮脏、贫困、酗酒、喧闹的天下。在昏暗又脏乱的破房子里，在一堆堆破袄烂絮中间钻来钻去的是些一丝不挂的小孩子，闻得出一股老羊皮板、渍酸菜、茅房和潮湿的霉味。在地下室里，在七歪八倒、灰浆已经大片大片脱落的小房子里，在木头搭的窝棚里，到处都挤满了出卖劳力的穷人和

半乞丐：工厂工人、手工艺人（这些人被认为是调皮捣蛋、胆大妄为的人）、小手工业者和小“工匠”——鞋匠、做小匣子的匠人、镶玻璃工人、木匠、推车叫卖的小贩、洗衣女工、做零活的女工、乞丐——这些人都挤住在地下室里、阁楼上、小仓房里，一到过节，他们就涌向街头，到充满油烟和酒气的小饭铺和小酒馆里去厮混。这些小铺的红红绿绿的招牌上写着“带小院的酒店”，或是“酒馆：相会有缘”。堂倌穿着只是在名义上才叫作白色的油腻肮脏的衣裳，不停地穿梭来往，烟气弥漫，唱机不停地转动着，玻璃杯碰得叮当响，手风琴声撕裂着耳膜，回荡着让人心碎的、忧伤的歌曲。这五光十色、面目各异的人群又是唱，又是号，又喝酒，又扯开嗓子喊，要么互相拥抱，要么拳脚相加，要么彼此亲吻，要么相对而泣。

各个教堂都挤满了人。金色圣像前面熊熊燃烧着红烛。唱诗班的男低音和大辅祭低沉的嗓音嗡嗡地回响着。这些大辅祭是由体面的商人、赞美歌的爱好者、大腹便便的教堂长老和有声望的教民们挑选的。一阵阵男低音的歌声强劲地震荡着空气。唱诗班的歌手们唱得相当整齐：男孩子都剃了光头，脸色苍白，嘴里缺牙；成年人都略显浮肿，而且衣衫不很整洁。但博尔特尼扬斯基^①的音乐是庄严隆重的，于是，对万能的、无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上帝的赞歌就扶摇而上，直达天庭。身着绸缎服装的商人太太们站在前面，她们的衣裙窸窣作响，不时用肥胖的粉色小手画着十字。她们的夫君一本正经地祈祷着。在他们身后是那些寄人篱下的穷亲戚：穿一身黑色衣服的老太婆、遵守教规而好拨弄是非的妇人、谨守家规的人和媒婆、姑妈、待字闺中因为惆怅和发胖而显得呆滞的侄女、亲信和仆役。站着的还有穿戴整齐的官员和官太太。在这群密密麻麻的人身后，紧紧地挤靠着的是平民百姓，有的站着，有的跪着，他们一脸倦容，指望从大慈大悲的上帝、扶弱济困的救世主那里得到些许安慰……而救世主却一言不发，只是透过灯火凄凉地看着这些匍匐的身躯和弯曲的脊背，听着这些生计无着的人沉重的唉声叹气……孩子们

^① 博尔特尼扬斯基，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1751—1825）——俄罗斯和乌克兰作曲家，合唱记谱法大师。

挤眉弄眼，淘气地微笑着，心里却难免有些害怕。他们手指上蘸了唾沫去捏蜡烛。蜡烛吱吱作响，孩子们扑哧一笑，大人一瞪眼，他们又赶紧收起了笑容。恋人们不时眉目传情。台阶上坐着行乞的残疾人，衣衫褴褛，有缺胳膊少腿的，有眼里布满血丝、眼睑外翻、眼珠上蒙着白翳的，有瞎眼的，有跛脚的，还有，上帝保佑，痴呆的。他们故意把自己的脓疮、伤口、残肢和驼背摆到人们眼前，用带着浓重的鼻音、自我贬谪的声调乞讨几个零钱，于是，人们朝摊在石板上的破帽子里扔进几个叮当有声的硬币。对天主和对人世主宰，即沙皇爷的信念是坚定的，而沙皇爷却把令人害怕的地主权力的每一颗螺丝钉都紧了又紧……

在有名望的教民家里还保留着严厉的神甫西尔维斯特^①审定的《治家格言》中的许多规矩。一家之主的权力凌驾一切。他们都是巨头、豪富，有些甚至有百万家财：呢绒商人、鱼行老板、茶庄主人、肉类和脂油大亨、木材巨头、焦油大王、皮革商人，开着大酒楼、大栈房、大客店。他们做生意都在莫斯科商业中心地带的商场里：坐在自己带拱顶的货栈里，或是光线暗淡的账房里盘算着、掂量着，狡诈欺骗，用小茶碟喝茶，或者打发“跑街”去买当时流行的饮料——酸汁。如果他们不到那些供应鱼肉大馅饼、烤奶猪、鱼子酱、熏鲟鱼、油煎馅饼、酸蘑菇和各种伏特加酒的特等大酒店去的话，这里也会有一些商务上的约会。而在他们家里，在循规蹈矩的幌子下，在客厅、饭厅和卧室的重浊空气里，在沉甸甸的窗帘后面，在一堆堆被盖、绒毛褥子、枕头、大衣箱、食品箱、圣像和敬神的长明灯之间展开的是另一种生活。这里有它自己被掩饰着的故事和悲剧，它们偶尔也会以大肆张扬的丑闻或是流血事件而爆发出来。欲火中烧的老板太太同马车夫偷情；年纪轻轻的大姑娘难耐寂寞而和长相俊俏的工头吊膀子；“老爷”则勾搭法国的“小大姐”；做儿子的把羞耻抛到一边，纵酒行乐——难道阴郁的商贾之家的壁龛和上房所见过的种种秘密勾当还少吗？不过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户主握有大权的铁腕，受到它狂暴打击的何止一两张面颊！有些商人同家道中落

^① 西尔维斯特（？—1566）——莫斯科的神甫、《治家格言》特辑——父权制生活准则和训诲总汇的作者。